

華雷斯偵探小說集之一

不義之財

秦瘦鷗譯

上海春江書局印行

短篇偵探傑作

不義之財

Edgar Wallace 原作
秦瘦鷗 譯述

“The Sooper Speaking”

有一班健談的脚色是委實很可笑的，每當他們閒得實在無話可談的時候，便想入非非的向我說道：「蘇潑，你真應該寫一部書纔好啊！」我的答復也是很妙的，總說：「可惜我還沒有工夫咧！」而且無論在那一處，也不會聽見過警察隊中的督察長，還有什麼書寫出來，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了，寫出來之後，是一定要累許多人不快的。除此以外，我這個人向來就不大考究那些生字的拼法，又怎麼能提起筆來做文章呢？在溫勃來（倫敦近郊之地名）那邊，有一位女人，她的脾氣倒是很直爽的，每次當我們趕到她府上，邀請她丈夫進高房子去的時候，她總是一些不客氣的當面說我沒有受過教育，其實她丈夫倒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，能夠一手寫成五種筆跡，絕不雷同。

再有肯特（倫敦地名）那邊的一位貴婦人，她是差不多每隔若干時間，總要寫一封信給警務總監去控告我的，唯一的理由是我沒有稱呼她一聲「夫人」。（她的丈夫大概是一位財

政局的收款員，或是其他類似的小官兒。）當然，這位夫人是決不會再問我為什麼不寫一部書的了；在她心目中，我真是一個極下流的腳色。

當我年輕的時節，充長警的人是用不到多讀什麼書的，也不必寫什麼報告，只要略識幾個字便行了。對於禮節方面，也不很講究，但須不在背後咒罵他們的長官，或是爲了一些小事，大家吵嘴打架，便算是十分知禮的了。可是到現在，什麼東西都要講究科學化起來，多數的長警已經會得講法國話，像我這樣的一個老古董，照理是不應該再有什麼機會升遷的了。

不過，我居然並不會永遠留在我的老位置上，並且每次的升遷，都仗着我自己在所表顯的成績。有一個晚上，我就曾這樣給菲命克陶斯倍萊先生說過。我對人家總是這樣說，因為假使不說的話，他們就不會知道，或許要誤會我的升遷，乃是由於警務總監可憐我年紀老的緣故咧！菲命克陶斯倍萊是一個我所非常敬重的人，有一個時期，我曾經很輕視過他，因為他是一個股票經紀人，然而卻沒有錢。我一向疑心他總愛喝酒，或是沾染着其他的惡習，但是後來卻證明他絕對沒有這一類的情形。他的屋子在歐司米亞花園裏，有幾個晚上，逢到我恰好沒有其他可做的事，便不須邀請的走到他那裏去閒談，因此我就發現他實在是不愛喝酒的。——就以威司格一種酒而論，他喝兩杯，我就可以喝四杯。即使說他是一個完全戒酒的人，也未嘗不可。他年紀很輕，身材很高，差不多和我一樣高，而相貌也長得很好看，就祇略嫌太威武一些，帶着一種拳

關家的丰度。他在教會裏面也有一個相當的職位，但並不很高。他對於我的態度也是很尊重的。我並且可以說，他的天資是非常聰明的，正是你所願意見到的那種聰明的年輕人。

不過，他沒有錢啊！據我觀察所得，那些在股票交易所裏忙亂着的人，也儘多不會發財的，他就是其中的一個。他的叔父是伊立嘉拉茂，我聽到他這個名字就有些頭痛，因為拉茂和我是一向有些仇隙的；他的年紀大概也和我差不多，只是他決沒有像我這樣的熱心。

倫敦甘新登的西部，可以說完全是拉茂一個人所有的；地產房屋的對於他，正像一個小天井的對於我和你一樣。他自己就住在我所轄的一區的邊界上，一所絕大而外觀絕醜陋的屋子；四周滿種着無數的樹木，從大路上遠遠地望過去，簡直只見樹木，不見屋子。

你們要問他有錢沒有錢嗎？讓我告訴你們：這個傢伙可以獨自把英國國家銀行買下來，餘下的錢還够他去買一頓飯吃！

我第一次見他還遠在十二年以前，是一次爲着正式的公事的訪問。他這個人也是最歡喜現錢的，時常留着一筆數目極大的現款在手裏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不信任銀行，只是說在那些地產的賣買之中，尤其是在他年輕的時候，多數的交易全是用現款來解決的，這樣就弄成了他的習慣。在他的地下室裏，建造着一所很大的鐵室，作爲他自己的保管箱。在這保管箱裏，他通常總有約莫十萬鎊左右的現款藏着，不過當他建築這一間所謂「鐵室」的時候，因爲他既是

一個最吝嗇的老人，自然他不願化錢太多的，他揀着是開價最低的營造廠，用的是價值最低的劣貨。

吝嗇，你們相信不相信？他連一個蘋果裏有幾顆子也要數一數的！當他府上鄰近的聖阿塞夫斯教堂新裝了熱水汀以後，他老人家平均每天至少要去兩次，爲的是要節省他自己家裏的煤炭。

讓我告訴你們：我第一次和他接見的原因，就爲了他那一所「鐵室」。這所謂「鐵室」其實只適用於小孩子們，而且是當他們手裏祇有一柄木劍的時候；當哈萊品克特地帶着一柄鐵斧進去的時候，你們就不難想到這一所鐵室是怎樣的不經砍斫了！他們在一個晚上，不費吹灰之力的鑿開了一個大洞，恰巧還在這所鐵室的最堅固的部份；臨走時便帶去了約摸八千鎊左右的現款。

「你們這些警察到底是做什麼用的？」出事之後，我少不得要到他府上去察看一番（其時我還是一個代理巡長）他便怒不可遏的向我責問着：「難道你們只是用來擺樣的嗎？我們付了房租，納了一切的賦稅，原是要教你們保護的，想不到竟就在你們的腋肘之下，鬧出這種盜案來了！」

我是天性不善忍耐的，當時就立刻反問他自己爲什麼太不小心；我教他一同去驗看他那

後門上的一具差不多已失了效用的舊鎖，和窗子上許多已經折斷的插鞘，以及那早就不會發出聲響的警鈴。（這都是他自己太吝嗇了，平時那裏捨得買新的東西換上去。）這一來，倒的確是很使他窮得無話可說了；後來他就遷怒於我，向上面去控告我辦事不力，出言無狀。在他想來，總道我一定免不了要受處分了，不料我非但未受處分，而且在隔不到三禮拜之後，便把哈萊那個傢伙捉到了，但是他的錢已經沒有了，想必他早就安藏起來了。拉茂聽見這個消息，險些氣得發瘋，他一怒之下，便忍着痛，裝起了一座新的鐵門和一具新的警鈴。

「我的叔父真是一個難以對付的人。」陶斯倍萊先生也常是這樣說。

他對於他的姪兒尤其刻薄，使陶斯倍萊格外的感覺應付爲難。因爲陶斯倍萊同時還是他的經紀人，也就是所謂主顧；拉茂在股票交易上做的生意是很大的，而且往往能夠賺錢，他還說一班朋友也歡喜做股票交易，總算他們也看着拉茂的面子，把他們的賣買，都交給菲侖克陶斯倍萊去經手。

菲侖克有一個很知己的女朋友，叫做麥葛蘭脫派特，是一個曾經在法庭上教拉茂受過一次苦的人底女兒。這一對少年情人已經訂婚了好久了，拉茂卻完全沒有知道，待到他訪知這個消息，便立即差人去把菲侖克叫了來。

「你究竟發了什麼瘋病，要和派特的女兒幹這種事啊？」他極嚴厲地向他姪兒責問着：

「我與其看你和那個老騙子佐治派特的女兒結婚，還不是看你死了的乾淨！」

「我實在是萬分的愛她，」菲命克說道：「假如我不能和她結婚，那我還是早些死的爽快。叔父，我可以給你保證，佩蒂對於她父親所幹的事情，是完全沒有關係的，並且她父親也早已死了。」

「當然他是應該死的！」拉茂咬着牙齒，恨恨地咀咒着。「但是他女兒還沒有死啊！你難道忘記了嗎？佐治派特他不是用着最卑鄙的手腕，作弄過我嗎？他的心思不是跟豺狼一樣毒嗎？……」拉茂罵開了頭，那裏就肯停止，差不多足足罵了一個多鐘頭。

第二天晚上，湊巧我闖到陶斯倍萊家裏去吃晚飯，他自己兀是勉強裝着不很介意的神氣，他的佩蒂也在旁邊，她倒並不爲着這件事就哭起來，祇是態度很煩悶，同時還有一個像姑母一類的人，也在那裏，不時插嘴進來說她打算把拉茂怎樣怎樣，她的話十九都是絕對違法的。

「他已經決定不再教我替他經手了，並且我想他的一班朋友，也將把他們的生意轉交別人去做了。」菲命克沒精打采地說：「他同時還要在他的遺囑上除掉我的名字咧……」

「這倒是沒有什麼關係的。」佩蒂接着說道：「他不是告訴你，除掉給你一千鎊之外，準備把所有的錢一起捐給心病療養院去嗎？」

「假使這個老頭子有一朝落在我手裏的話，」那一位老姑母開口了，她是一位篤信上帝

的信徒；她的頭頸裏掛着一個金十字架，她的手腕上另外又帶着一個銅十字架。「我一定要把他送到油鍋裏去；像他這種人委實是不配再生存下去的！」

原來她是佩蒂的姑母。

我的天性是很容易憐惜他們少年人的，他們是最需要着別人的同情；而這種同情也正是我們老年人所應該給予他們的。依我看起來，沒有一個少年人不是舉止慌張，像一條失去了它的硬殼的蝸牛一樣的。在那時候，我也不覺得憐惜一個股票經紀人是有損於我的身分的事。他是一個出色的士兵——他參加歐戰的時候還祇十六歲呢——又是一個特出的業餘劇人；此外，我又聽見人家說，他在網球這一種運動上的造詣，也是極高的。不過我總看他不像是一個會做生意的股票經紀人；我雖然也不懂得一個精明的經紀人，應該怎樣運用他的腦神經去應付他的賣買，但是我可以斷言，他一定也沒有懂得這個法門，否則他為什麼不能發財呢？

此後大約有一個月的工夫，我不會再看見他，不過我那裏恰巧有一個警官，他的脾氣偏是最愛浪費他所有的時間去注意一般很安分的人，倒把他應做的事全擱下了。據他告訴我，這位年輕的陶斯倍萊先生近來境況很不好，比先前更窘了許多。

這位警官——在那個時候就是馬丁——已經和陶斯倍萊混得很熟絡了，他差不多每隔一天總要上他家裏去一次；但是他也並沒有什麼目標，只要有白酒可以喝的地方，他是無有不

願去的。

「這個年輕人，對於我們警探的工作，也着實知道得不少，」馬丁給我說道：「我從不曾碰到過像他這樣歡喜研究此道的人。——我猜他總是要寫一本書呢！」

過了一個星期，我又看見陶斯倍萊和馬丁兩個人在一起，他們正想上西區去。這一晚原是馬丁沒有班的日子，他當然可以隨便做他所歡喜做的事，不過我的性格是極多疑的，不能見了他們只當不見。那末讓我來猜一猜他們究竟爲什麼在一起呢？可惜我也和一般老派的警探一樣，最不會猜想人家的心理。我們只能從表面上觀察一切的事物。譬如我看見有一個人，在半夜裏擎着一支電筒在開窗，我就會猜他是竊賊；再如有一個人怒氣沖沖的在路上奔跑，那我就會猜他是要去和人家廝打了……除此以外，我再也不能猜出什麼來了。

我那左邊的褲袋裏，往往總有一支短短的像皮棍帶着，這是我最好的一個幫手。然而假使要我在地上所檢到的香煙灰裏，推究出抽這支煙的人的身量，姓名，嗜好……來，那我只有敬謝不敏；因爲這是必須具備着一副華科學化的頭腦，和高深的學問纔行，我卻一無所有。

既知道我自己的猜度力不甚高明，當時也就不敢妄猜陶斯倍萊和馬丁以前是什麼學堂的同學了，便直捷爽快的去問他們，這是我生平認爲採取消息的最好的法門。那時我向他們一問之下，纔知道陶斯倍萊很想看一看下流社會的情形，因此馬丁便打算引他到叻忒亨路一帶

去看看。不錯，那邊是常有一羣下流社會的份子在活動着。不過他們的活動能力很平凡，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作爲。每次當我陪着一班好奇的人士，上這活動展覽會去觀光的時節，我心上總不免暗暗好笑，覺得自己彷彿在哄騙一羣無知的小孩子一樣。換一個譬喻說，就是人家想去看一看動物園中最毒的毒蛇，而我卻把他們引進了畜養蜥蜴的屋子去。

「他對於這一類事，差不多已經知道得和我一樣清楚了。」馬丁很興奮地告訴我。

「本來這是很簡單的。」我冷冷地說。因爲一個當上級長官的人，無論如何，不能容許一個年輕的偵探在他面前有一些失態的言行，而故意的誇大，便是長官們常用的假面具。

「沙河那邊並不能引起他的興趣，後來我就帶他上格侖特去，讓他見到了一兩個有名的脚色。順便告訴你，蘇潑琪莫司克又到倫敦來了！我一走進酒排間，他就急忙忙的溜出去了，其實我早已看見他了。」

現在，「琪莫司克」「陶賽蘭德福特」這兩個名字已在我腦神經上擁出來了；我本來很注意於陶斯倍萊今晚隨着馬丁去觀光下流社會的這件事的，但此刻卻無暇顧問了，我必須趕快去找琪莫和他那個蛇性的朋友。

琪莫司克是歐洲最聰明的一個擅長開發保險箱的脚色。他的外貌很溫文，說話不多，但假使把他請到了法庭上去，他就可以用英、法、德三國語言申述他當時實不在場。普通那些起碼的

竊賊，無非偶然碰到機會就下手，或是因爲身邊實在沒有錢了，纔去行事，可是到事後，往往就被破獲，連他剛纔到手的一批錢也嘔出來，多爲他們在行事之先，不肯把前後左右的環境先仔細勘察一下，以致失敗了。琪莫司克是絕對不同的。他用極大的方法，去攫取極大的目的物。他的準備工作常有延至一二年之久的。然而只要他一開始準備，這就是馬禪上最後的一個紐扣了。這句話似乎拿破崙曾經說過，假使不是拿破崙，一定是卑斯麥。

當琪莫司克真打算動手的前一天，他已經可以告訴你那家銀行中的每一個重要職員的小名，以及他的家庭歷史了。——他普通總是從銀行方面下手的。他還知道那家銀行的經理先生有幾位知己的女友，以及她們的名姓，甚至她們的私人祕密。

他的老伙伴就是「陶賽蘭德福特」，性格是和琪莫司克完全不同的。凡是琪莫司克的計劃中需要用到武力的一部份工作，便都請這位先生去擔任。他是一個毫無良心，毫無慈悲之念，而且又是毫無頭腦的傢伙；臉色是終年蒼白的，頭髮已經禿盡了，什麼感覺都沒有。

我居然不會多費什麼功夫，就在格侖特那邊找到了琪莫司克。所謂格侖特也者，可算是他們下流社會中比較高等的一所俱樂部，他的主人是惠克米特，是一個從前很有名的拳鬪家。裏面倒也管理得很有秩序，因爲惠克動手起來，還儘夠打倒一兩個人咧！從某一方面看，也可以說那裏還是一處很好的鍛鍊身體的所在，裏面逗留着不少有趣的人物，碰得巧，假使你看見有一

個討飯的人進去求乞一些濃湯的話，那末你一定會看他被抬進醫院去了，而且在場的人都會覺得他是理所應受的，這裏面有的是篤信上帝的小賊，完全沒有信用的傢伙，世界上最調皮的脚色；總之，都是他們這一個行業中的精粹分子。

這一晚，我找到琪莫司克時，他正獨自在那龐大的酒排間裏坐着，揀的是一張最靠近牆角的桌子。馬丁，我們那一位聰明的警官，上次告訴我琪莫司克那一天見了他便急急的溜走，還道是沒有被他看見；其實琪莫司克那裏會有這樣的呆法？

「你好啊？蘇潑。」琪莫司克一看見我，便忙着站起來，很熱烈地和我握着手。「請坐下來喝一杯吧！」同時，他又向那侍者招招手說道：「苦艾酒，加上兩滴茵陳酒，再加一些水。」

讓我提醒你們：他已經足足有六個年頭不會見過我了，而我歡喜喝什麼酒，他竟還記得很清楚，真好出色的記憶力！

「前幾天，有一個晚上，我在這裏碰到一個傢伙，據他們告訴我，就是你手下的警官馬丁先生。我本來想上去招呼他的，不巧他正帶着我的那位朋友在一起，因此我只得先走了。」

「陶賽近來好不好呢？」我因為找了半天，不見這個像毒蛇一樣的傢伙的蹤跡，忍不住便向他問着。

琪莫司克微微一笑，他是一個身材很短，腦袋很大的人，鼻子上架着一副沒有邊的眼鏡。

「陶賽嗎？明天晚上他就要來了，我在巴黎那邊的確住得有些厭了，蘇潑，只有在這裏，我覺得最舒服；就剩你們這幾位先生不大肯撇得我下，總是疑心我要做出什麼不法的事情來。」

他像這樣瞎七搭八的說了許多的時候，我祇不甚介意地聽着，讓他一直說下去。我也知道他曾在法比兩國流浪過幾時，不過他也並不會怎樣得意過，而且那邊的事，我也顧不到，儘可不必查究他有沒有參加過弗力特區賽（比國一地名）的一件大批珠寶失竊的盜案，和里昂（法國地名）那邊的一件小小的不歡的事件？

「你怎麼說那一晚和馬丁在一起的人是你的朋友呢？這又是開的什麼玩笑啊！」最後，我這樣問着。

琪很快的一笑。

「這個人的名字是陶斯倍萊。三個月之前，我在巴黎認識他的，倒真是一個很不差的腳色。」他把兩個肩膀聳了一聳。「我可不知道他有沒有曉得我的歷史，好在我也決不介意。」突然，他又變換了口氣。「然而我想假使他有機會和你暢談暢談的話，你當然是要把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告訴他了；那末他的心上，不免總要覺得有些難受。其實，目前我是完全不幹了，我正在靜靜地懺悔着過去的一切，度着你所說的暮年的生活；這不能不感謝我的姑母，承她在她的遺囑裏留給我一筆……」

「我們還是說正經話吧！琪。」我不耐聽他的鬼話，便搶着問道：「你到底在什麼地方撞見這位陶斯倍萊先生的？」

據他自己說，他和陶斯倍萊是在鮑依斯（法國邊地）那邊的一家大餐店裏碰見的，經第三者一度介紹之後，他們就變成很投機的朋友，當晚便坐着琪的車子，一起上恩琴亨那邊去小賭了一場。

「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」末了，琪莫司克說道：「我們後來也不會開過什麼秘密會議；不過我倒的確很歡喜這個小朋友，他的脾氣是怪爽直的，還不脫英格蘭的風味。」

琪莫司克所謂「爽直」，所謂「英格蘭風味」，實際上就是說蕭命克陶斯倍萊是一個憨漢。

現在我完全明白琪莫司克的假意了！他和陶斯倍萊在巴黎碰見的一件事，必然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平凡；他這一次一定又在看相着一批大數目了，否則他根本就不會上英國來。

及至我們喝過了兩盃之後，琪莫司克纔漸漸吐出真話來了。

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爲什麼一定要騙你，蘇潑。」他另外換了一種很天真，很坦白的態度說道：「現在，讓我再把我們怎樣碰見他的經過情形老實告訴你吧！順便你還可以知道這個年輕人是怎樣的能幹了。我們相會的地點確然是在一家大餐店裏，只是並不會有什麼人介紹過。

當我們上那裏去之前，陶賽已經喝過四次酒了，一腔的無明火正在他肚子裏焚燒着，差不多隨時就想幹一下。而當我們踏進那家餐店的時候，偏逢陶斯倍萊正坐在我們的那張桌子上；因為我們去得太晚了，於是那領袖侍者便把我們的東西移開了，讓陶斯倍萊坐了下去。陶賽看了這種情形，心上就老大不快，便出其不意的一拳衝過去，在他以為打得很快了，不道陶斯倍萊這個傢伙比他更快，他祇把身子輕輕一側，順手在陶賽後腦上這麼一下，我們的老伙伴就跌到了。可是我們的打架本算不得什麼一會事的，大家吵過一陣，罵過一陣，便立刻好得像把兄弟一樣了。這就是我們和他相遇的情形，而且是事實。後來那個領袖侍者少不得想把自己的責任推開，告訴我們他實在並沒有教陶斯倍萊坐在我們的桌子上，乃是他自己坐下去的，而且勸之再三也不肯站起來。這個我們也懶得查究了。總之，這件事是發生得很詭異的。」

我也知道陶斯倍萊時常要到巴黎去，因為他在那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朋友，是做地產交易的，和他叔父拉茂很有往來；在那個時候，地產生意恰好是很活動，因為有幾個白俄的貴族，積了些錢，想在英國買些地皮。這是第二天晚上我碰到陶斯倍萊時纔知道的。

他的態度很高興，祇有在說到了他叔父和佩蒂派特的事，他纔有些不快。大約一兩個月以前，他在番利那邊買了一家小小的屋子，這是還在他叔父沒有跟他反臉以前成交的。

「我的人生觀是這樣的，蘇潑。」他帶着一絲微笑，給我說道：「暫時不去數人家送給你的

禮物，且待結過了婚再說。」（其意即謂但顧目前，不計將來。）

他告訴我他的生意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，祇是每次他遇見伊立嘉（就是他的叔父，在背後，他總是喚他的名字的。）便不免要聽到一番很可厭的話，他差不多把佐治派特的祖宗也罵到了。

「這些話說出來我真替伊立嘉叔父害羞。」他很感慨地說。

我接着就問他爲了什麼緣故，會這樣歡喜研究罪犯學。他不就答復我，只拉着我走到他的屋子後面去；那裏他是另外有着一座書房的，我先前卻沒有進去過。這一次隨他進去一瞧，倒使我十分詫異，想不到他竟藏着這麼許多關於研究罪犯學的書，險些比我上次在「大足暗殺案」上，捉到了送去鎗斃的那個脚色所收藏的還要多。

他告訴我當大戰的時候，因爲在戰壕裏站得太煩悶了，便不斷的看書，而所看的書，就全是關於研究這個問題的。但是這位先生倒不喜歡多說話，這從他告訴我在巴黎會見琪莫司克的一點上，便可以證明了。

「啊！不錯，」直到我問了他之後，他纔答復我。「我認識他們就是那樣一打打出來的。我倒很歡喜琪莫司克這個傢伙，但是我也知道他的本來面目——哈哈！」

我聽着覺得很有滋味，十二分的有滋味。

「你可是預先知道他們要上那裏來，所以特地去佔下了他們的座位？是不是你也許還料到陶賽是要動手的？」我不厭求詳地問着。

「或者我是故意這樣的。」菲侖克陶斯倍萊先生很不介意地說道：「我覺得這是和他們接近的最好的方法。我最先也會經想試一試沙利文那一班人，可惜他們太笨了，不中抬舉；我看祇有琪莫司克是一個有頭腦的腳色。」

沙利文是一個二等的小竊，唯一的特長就是見到什麼東西就想拿；當時我很想請教陶斯倍萊先生爲什麼要和沙利文接近，卻怕他不肯說，因就忍住了。

我當然照例便把琪莫司克已到倫敦的消息報告了我的上司。他老先生已接連去看了陶斯倍萊兩次，這件事立刻給派特女士知道了，有一天晚上，她特地上我家裏來看我。

「你先生不是菲侖克的好朋友嗎？是不是我現在想告訴你，督察長，我近來似乎覺得很擔心。菲侖克原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一個人，但是他太會使性了，而且一些城府都沒有。最近我時常看見他和莫司克先生在一起，不知道什麼緣故，我就疑心他難免要上當。」

「你可曾見過莫司克嗎？」我問他。

她點了點頭。

「見過他了，我一些不歡喜他，雖然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；他的舉止也很大方，並且很客氣，